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編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XUE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外国文学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原著 米兰·昆德拉 [捷]
译编 刘文莲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外国文学部分/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5

ISBN 7-204-06840-8

I.学… II.刘…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119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60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目 录

一、轻与重	(1)
二、灵与肉	(12)
三、误解的词	(21)
四、灵与肉	(32)
五、轻与重	(40)
六、伟大的进军	(62)
七、卡列宁的微笑	(72)

一、轻与重

多少年来，我一直想着托马斯。我看见他站在公寓的窗台前，不知所措，日光越过庭院，落在对面的墙上。

三个星期前在捷克的一个小镇上，他与特丽莎相识。十天后来她去看他，而且两人当天便做爱。不料夜里她发起烧来，是流感。她在他的公寓里呆了一个星期，然后到她离布拉格一百五十英里的镇子上去。

现在，他站在窗前，望着那边的高墙陷入沉思：他到底是要她来，还是不要？

他不断回想起那位躺在床上、使他忘记以往生活中任何人的她。对他来说，她像个孩子，被人放在树脂涂抹过的草筐里顺水漂来，而他在床榻之岸顺手捞起了她。他跪在她的床边。她睡着了。他用脸贴住她的脸，闻到了她高热后散发出的一种气息。他呼吸着它，如同自己吞饮对方身体的爱欲。刹那间，他又幻想自己与她在一起已有很长岁月，而现在她行将死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得躺在她身边，与她一同赴死。

现在，他回想着那一刻的情景。那不是因为爱情，又

是因为什么呢？他知道自己无法回答。

是爱吗？在这以前他仅仅见了她一面！是虚伪吗？难道是一个歇斯底里的男人因自欺的需要，让一个小小的玩笑使他选择了这样一个毫无机缘的可怜的乡间女招待，作为他的最佳伴侣，进入他的生活？

与特丽莎结合或独居，哪个更好呢？

没有比较的基点，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检验何种选择更好。“Einmal ist Keinmal.” 托马斯自言自语道。这句德国谚语说，只发生过一次的事就压根儿没有发生过。

可后来的一天夜里，她来了，肩上挂着个提包，腋下夹了一本厚厚的《安娜·卡列尼娜》。后来，他们并排躺在床上，当她告诉他她的行李箱寄存在车站时，他立刻意识到她的生活就留在那只箱子里，他俩钻进停在房前的汽车，直奔车站。他领了箱子，带着它和她回家。

他暗暗吃惊，他在向自己的原则挑战。十年前，与妻子离婚，他像别人庆贺订婚一样高兴。他明白自己天生就不能与任何女人朝夕相处，是个十足的单身汉胚子。他告诉他的情人们，只要有外人在身边他就不能入睡，半夜之后得用车把她们送回去。可这一次，她在她的身边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她还握住他的手睡着。

他和她妻子共同生活不到两年，生了一个孩子。离婚时，法官把孩子判给了母亲，并让托马斯交出三分之一的薪水作为抚养费。孩子的母亲总是以种种借口阻止他看孩子，托马斯便决定再也不去了。他想：为什么他对这个孩

子比对其他孩子更有感情得多？除了那个不顾后果的夜晚之外，没有任何联系。

事实上，他很快使自己忘记了妻子、儿子以及父母。他们留给他的唯一东西是使他对妇女的恐惧，他渴望女人而又害怕女人。他需要调和，便发明出一种所谓“性友谊”，并在朋友中宣传：“重要的是坚持三三原则。即如果你一下子与某位女人连续幽会三次，以后就必须告吹。要是你打算与她的关系天长地久，那么你们的幽会，每次至少得相隔三周。”

三三原则使托马斯能与一些女人私通，同时又与其他许多娘儿们继续保持短时交往。他总是不被理解。对他最理解的算是画家萨宾娜了。她说：“我喜欢你的原因，是你毫不媚俗。在媚俗的王国里，你是个魔鬼。”

他需要为特丽莎在布拉格寻找工作时，正是求助于萨宾娜。不久，她将特丽莎安插在一家周刊杂志社，特丽莎的地位由女招待升为新闻界成员了。托马斯知道，他从未有过比萨宾娜更好的情人。

不成文的“性友谊”合同，规定了托马斯一生与爱情无涉。他从不与其他人一起过夜，做爱之后，他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强烈愿望，愿一人独处。这就是他醒后发现特丽莎攥着他的手时如此吃惊的原因。他躺在那儿看着她，不能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想了想刚才几个小时内的一切，开始觉出某种从中隐隐透出来的莫名快意。

那以后，他们俩都盼着一起睡觉。我甚至要说，他们

做爱远远不具备事后睡在一起时的愉悦。睡觉的时候，她像第一夜那样抓住他，紧紧攥住他的手腕、手指或踝骨。如果他想翻身又不弄醒她，想从对方手中把手指轻轻抽出，得再把一件东西塞进她手中。

托马斯得出结论：同女人做爱和同女人睡觉是两种互不相关的感情。爱情不会使人产生性交的欲望（即对无数女人的欲望），却会引起同眠共寝的欲求（只限于对一个女人的欲求）。

半夜里，她开始在睡梦中呻吟。托马斯叫醒她。她看见他的脸，狠狠地说：“走开！走开！”好一阵，她方给他讲起自己的梦：他们俩与萨宾娜在一间大屋子里，房子中间有一张床，像剧院的舞台。托马斯与萨宾娜做爱，却命令她站在角落里。那场景使特丽莎痛苦不堪，她希望能用肉体之苦来取代心灵之苦，她用针刺入自己的指甲。

“好痛啊！”她把手紧紧握成拳头，似乎真的受了伤。他把她拉进怀里，她身体颤抖了很久很久，才在他怀里睡着了。

第二天，托马斯想起这个梦，记起了一样东西。他打开抽屉取出一捆萨宾娜的来信，很快找到了那一段：我想与你在我画室里做爱，那儿像一个围满了人群的舞台，观众不许靠近我们，但他们不得不注视我们……

最糟糕的是那封信有日期，是新近写的，就在特丽莎搬来以后没多久。

“你搜查过我的信件?”

她没有否认：“把我赶走吧!”

但他没有把她赶走。有一次，他在电话里刚与一个女人约好时间后道别，隔壁房里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像是牙齿打颤。

他不知道，她已经意外地回来了，正把什么药水往喉管里倒下去。手抖得厉害，玻璃瓶碰击着牙齿。他冲过去，像要把即将淹死的她救出来。

他知道自己处于无法辩解的境地，这样做是完全不平等的。

有一天晚上，他们与几个朋友在酒吧，庆贺特丽莎在杂志社由暗写技工提升为摄影师。托马斯看到特丽莎与他的一位年轻同事跳舞，他惊讶地发现他们在舞池里真是绝妙的一对。因此，他想：她的忠诚，她希望满足他每一欲求的热烈愿望，并不是非属于他一个人不可。如果她没有遇到托马斯，她随时都准备响应任何她可能遇见的男人的召唤。他认识到特丽莎的身体完全可以与任何男性身体交合。这一想法使他心境糟糕透顶。那天深夜回家后，他向她承认了自己的嫉妒。

这种荒诞的、仅仅建立在一种假想上的嫉妒，证明他视她的忠诚为彼此交情的必要条件。那么，他又怎么能去抱怨她对自己真正的情人有所嫉妒呢？

她的梦，重现如音乐主题，舞蹈动作重复，如电视连续剧。而且，梦的终结都是恸哭。他只能一声不吭地把她

弄醒。特丽莎看见女人，不，所有的女人都威胁自己，她们都是托马斯潜在的情妇，她害怕她们每个人。

在一些语言中，如捷文、波兰文、德文与瑞文中，“同情”一词由一个“共同”的前缀和一个意为“感情”的词根组合而成（同——感）。有同情心（同——感），意思就是不仅仅能与苦难的人生活在一起，还要去体会他的任何感情——欢乐、焦急、幸福和痛楚。这种同情表明了一种最强烈的感情想象力和心灵感应力，在感情的等级上，它至高无上。

在特丽莎说出针刺手指的梦的同时，她默然翻过托马斯的抽屉。如果特丽莎是另外一个女人，托马斯是再也不会与她说话的。

可是，同情是托马斯的命运（或者祸根），他仿佛是自己跪在打开的抽屉前，无法使自己的眼光从萨宾娜的信件上移开。他理解特丽莎了，不仅不能对特丽莎发火，而且更加爱她。

自从她发现他的不忠以后又过了两年，情况越来越糟，毫无出路。

他真的不能抛弃他的“性友谊”吗？他能够，但他觉得没有这种必要。可这件事仍算一件乐事吗？他与别的娘儿们幽会，眼前老是浮现出特丽莎的形象。唯一能使自己忘掉她的办法就是很快使自己喝醉，否则则无法同其他女人做爱！可呼出的酒气对特丽莎来说又是不忠的确证。

现在他害怕回家太迟，因为特丽莎在等她。这一天，他与萨宾娜交合，萨宾娜注意到了他瞥了一下手表，想尽快了事。他穿戴完毕只剩下一只光光的脚，找不到另一只袜子。他完全知道，萨宾娜注意了自己做爱时的看表动作，一定是她把袜子藏在什么地方以作报复。外面又的确很冷，托马斯别无选择，只得一只脚穿着短袜，一只脚穿着萨宾娜那只宽口的白色长袜。

他陷入了困境：在情人们眼中，他对特丽莎的爱使他蒙受恶名，而在特丽莎眼中，他与那些情人们的风流事，又使他蒙受耻辱。

为了减轻特丽莎的痛苦，他娶了她，还送给她一只小狗。小狗是他某位同事的种狗生的，没有人要这些杂种小狗，托马斯知道，如果他不要的话，它们只有死。他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共和国总统站在四个死囚面前，仅有权利赦免其中一个，最后他选了这条小母狗，他因为特丽莎到布拉格来时腋下夹着《安娜·卡列尼娜》那本书的缘故，把小狗的名字取作“卡列宁”。虽然母狗们一般更衷情于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但卡列宁例外，决心与特丽莎好。托马斯为此而感谢它。他说：“卡列宁，我当初要你就为了这个。我不能安顿好她，你可一定要帮我。”

然而，即使有了卡列宁的帮助，托马斯仍然不能使她快活。托马斯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是几年之后，大约在俄国坦克攻占他的祖国的第十天。这是1968年8月，托马斯接到苏黎世一所医院院长的电话。这位院长为托马斯担心，坚

持让他去那儿工作。他是位内科大夫，在一次国际性会议上与托马斯结下了友谊。

托马斯估计特丽莎不会离开这儿，便想也没想地谢绝了瑞士那位院长的邀请。

在被占领的头一周里，特丽莎沉浸在一种类似快乐的状态中，她带着照相机在街上转悠，再把一些胶卷交给外国记者。有一次，她竟然给一位俄国军官来了这样一个近镜头：冲着—群百姓举起左轮手枪。于是，她被捕了，在占领军指挥部呆了一夜，他们还威胁要枪毙她。可刚一出来，她又带着照相机回到了大街上。

因此，十天她对托马斯说：“你为什么不想去瑞士？”

“你能住在外国吗？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这会儿说到离开，又这样无所谓？”

“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情况变了。”特丽莎说。杜布切克和其他头面人物被俄国军队带到莫斯科，监禁了六天，俄国逼迫他们签订了妥协文件，放他们回到布拉格。有一点变得很清楚了，这个国家不得不向征服者卑躬屈膝，它将永远结结巴巴，如同亚力山大·杜布切克回来后在电台做的讲演，结结巴巴，不时喘气。

除此以外，托马斯知道她要离开布拉格的真正原因：她以前从未真正感受过快乐。

那些天里，她在街上拍摄侵略军的照片，享受了几个欢乐的夜晚，梦中的电视连续剧才得以中断，心理有了平衡。可现在狂欢已过，她需要寻找使自己感到强健和充实

的条件。

“萨宾娜已经移居瑞士了，你不在意吧？”托马斯问。

“日内瓦不是苏黎世，”特丽莎说，“她在那儿，麻烦会比在布拉格小得多。”

一个渴望离开热土旧地的人是一个不幸的人。因此，托马斯同意了。一天他和特丽莎，还有卡列宁，发现他们已置身于瑞士最大的城市里了。

他为空空的公寓买了一张床，并以一个四十岁男人的狂热，全身心投入工作，开始了新生活。

他打了几个电话到日内瓦，俄国入侵一周之后，那里碰巧举办了萨宾娜的作品展览，赞助人出于对她弱小祖国的同情，买下了她的全部作品。

萨宾娜到苏黎世来了，住在旅馆里，她给托马斯开门，两人无任何言语，一声不响地开始做爱。从旅馆里回到家里，他高兴地想到，他肩负的这种生活就像蜗牛肩负着自己的房子。当然，这也意味着特丽莎还必须继续她的恶梦。

他们在苏黎世住了六七个月。一天晚上，他回家晚了，发现她留下一封信。她已去了布拉格，带走了卡列宁。

他服了一些安眠药，可直到第二天凌晨，仍没合一下眼。他的祖国已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断了往来。他想，与她的分离看来已成定局。特丽莎自己决定了一切。

他到餐馆里吃了午饭，沉郁沮丧。他回想着，一天，特丽莎未经邀请来到他身边，一天，她又同样离他而去。他

俩共同生活了七年，慢慢地，他认识到对这些岁月的回忆远比它们本身更美丽。

独自在苏黎世的街上溜达，呼吸着令人心醉的自由气息。他又在回归单身汉的生活，回到他曾认为命里注定了的生活，他成了真正的他。

七年了，他的每一步都受到她的监视，而现在，他脚步轻快，正享受着甜美的生命之轻。

这种感觉持续了两天，又变了。他不由自主地想起特丽莎。想象她坐在那里写告别信。感到她的手在颤抖，看见她手牵着卡列宁的皮带。想象他打开他们在布拉格公寓的门。他的同情心又苏醒过来。他给病人诊治，却总在病人身上看见特丽莎。他努力提醒自己，不去想她！他对自己说，我是患了同情症啦。这种病，我以前是完全免疫的，是她感染了我。

他不断警告自己不要向同情心屈服。但是，在特丽莎离开后的第五天，托马斯告诉院长，他得马上回去。

院长生气了。

托马斯耸耸肩说：“Es muss sein, Es muss sein.”

这是引用了贝多芬最后一首四重奏曲中最后一乐章的主题：非如此不可！

出乎托马斯所料，院长是个音乐迷，他平静地笑着用贝多芬的曲调问道：“Muss es sein?”

他越过捷克边境。

他打开了家门，卡列宁一下子跳到他身上。而他想投进特丽莎怀中的欲望顿时烟消云散。他觉得自己与她像是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面对面站着，两个人都冷得直哆嗦。

夜晚，在微微入睡的特丽莎身边，托马斯想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又觉得不像“非如此不可”，而是“别样也行”。

七年前，特丽莎家乡的医院碰巧发现一例复杂综合性神经病。他们请托马斯所在医院的主治大夫去会诊，可主治大夫碰巧坐骨神经痛，于是派托马斯去。托马斯碰巧被安排在特丽莎工作的旅馆里，又碰巧在走之前有时间呆在旅馆的餐厅里。这时，又碰巧特丽莎当班，又碰巧为托马斯服务。正是这六个“碰巧”把托马斯推向了特丽莎，似乎并不是他自己决定与她结合的。

他回布拉格是因为她。如此事关命运的重大决定仅仅系于如此偶然的爱情。